

藏書的樂趣

黃淮

睽隔了一年多，我再訪問了友人家，那是一年半前在郊外新蓋的一幢豪華宅邸。

上次去訪問時，是新廈剛落成不久，友人很得意他的書房牆壁間的那華麗的書櫃，但那時，它是空着，沒有書藏。

我這個友人是高中同學，高中畢業後沒有再上大學，在城市裏的工廠當外務員起身，若干年後，自己也擁有了工廠，是刻苦成功的人，之後，二十餘年間，趁着經濟成長之勢，事業一帆風順，成為腰纏萬貫的新興資本家。

這回被招待到他家去，是因為他知道我喜歡書，要我去看看他得意的書藏。

許久不見了，承朋友熱誠招待，首先是友人的太太親自料理的拿手好菜，再加高級洋酒的一頓盛饌，的確，中國人是最懂得飲

食之道的民族了，如何料理出令人垂涎三尺的山珍海味，差不多每個主婦都有一手。這一點日本人就不行，什麼都生吃，如是料理上來的東西也只有「色」。「香」，「味」根本談不上，看在這一點上，每一次我回到臺灣，就特別喜歡接受朋友招待，飽嚐一陣子祖國料理，安慰安慰被生冷的日本料理整得又寒又酸的腸胃。

話雖如此，但是，臺灣人的喝酒却讓我受不了，頸子一仰，一杯酒就見底了；日本男人，雖然普遍地都愛喝兩杯，但是像臺灣這樣杯子一碰就非幹掉整杯不可的情形却是沒有。日本人喝酒是喝氣氣的，一個人自斟自酌，獨得其樂，在這一點上，我是比較欣賞日本人的喝法的。

這是閒話，話說這次在友人

家吃過飯，飲過酒後，兩人就幌到書房裏來。一年前，空空的書櫃已經皇皇地擺滿了書。

我說「皇皇」地擺滿了書，是因為書架上的書，清一色是裝幀豪華的皇皇巨著——大部頭的套書。友人指着一套一套的大書，得意地說，這一套是多少錢，那一套又是多少錢，又是定價的幾折買到的，全部花了多少錢；至於書的內容，隻字也未提及。

「這些書看了嗎？」

「沒有，工作太忙，還沒法兒看，打算老了以後慢慢看」。

這樣的話，使我想起了日本的土地暴發戶的事情來。

二十年前，日本經濟高度成長，農地上不住地蓋起工廠，土地價格畸形地飛漲起來，地主一夜之間成為億萬富翁，於是也蓋起豪華的宅邸，而且也在起居間設計了美觀的書櫃，心想：有了

書櫃是不錯，但是自己一生與書無緣，如何來選書呢？……這時候，日本專賣大套書的販賣商遂應運而生，以這些暴發戶為販賣對象，而這些暴發戶們也編出一定的預算，完全委任這些販賣商替他們購買，不管內容，但問裝幀，務必擺起來美麗壯觀。

友人的書架完全是前述日本暴發戶的翻版，大概是喝了一點酒的關係，我有些冒昧地說了：「臺灣也像日本一樣了呢！」

幸好，朋友聽了，意會成好意，而回答：

「是啊！臺灣的印刷進步了！」

事實上，問題不在於印刷啊！我感慨的是：不但臺灣的暴發戶是日本土地暴發戶的翻版，連臺灣的大套書也是日本大套書的翻版！

「印刷的確不錯，但是這些

書大部份是日本的翻版書啊！臺灣的學者還沒辦法編出這樣的書呀！比起日本，是太落後了！」不應該說的，我却又這樣說了。對臺灣的學者先生是有點抱歉，但還是事實。而友人却又意會錯了我的意思。

「嗯！哪天到日本去，把原版書買回來擺在這裡吧！」

聽了這話我酒意一醒，對這位青春時，為了自己的生活奮鬥，為國家的經濟爭繁榮，而失去與文化接觸的機會，等年老想再讀書的可愛友人，應該怎樣說呢！

應該告訴他，比集收這些翻版書更有意義的是收集中國五千年的文化遺產吧？還是鼓勵他去日本一趟好呢？最後我客氣地說：「去日本也不錯，對中國的固有文化也應該關心一點。」

我現在懷着極大的興味，等着看一年後，這位文化友人的新書櫃！